



四書匯叅

論語

十
正

21212
2673
24-10



仁
2673
24-10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自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精義伊川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

大正十年六月廿五日寄
岡本里心氏贈

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又曰：鄉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又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楊氏曰：夫聖人由禮行，非行禮者也。雖語默食息之頃，升降俯仰，各有容節，無非禮者。是豈係心於儀容辭令之末哉？蓋其身與道俱，故瞻而益背，而從容自中耳。世之論者曰：先王之制禮，誘天下之愚而拘之，則是禮無與於智者之事也。故士以達觀自居，而信其說於天下，往往自奔於無方之民，而莫之悟。其為害豈淺鮮哉？莊子曰：猖狂妄行，乃蹈於大方。既已路大方矣，則不可謂之妄行。有猖狂妄行之名，則其踰於大方也必矣。是皆荒唐繆悠之辭也。乃若聖人之所謂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非固遺形絕物也。離此以言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於鄉黨一動一靜，閉人皆審視而詳著之。其知聖人哉？學者第深考此篇，則於道其庶幾矣。○語類：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天然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無時無處而不然。○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

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四書通：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

何註：溫恭之貌。或問以詩書訓誥考之，宜以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按：下不以

賢智先人，即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

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不能言，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恐但當以卑遜為主，日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自見箇氣象始得。○慶源輔氏

日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才信實則言自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

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

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愚按蒙引以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蓋因語類中有論入太廟每事問一條故云爾不知此特因問而答非本義也條辨云禮法之所在倘有制度文物之未明升降揖遜之未當聖人豈不極言而政事之所出或未知上

之所欲布下之所欲行聖人又豈不詳問宜統承為是○

唯謹爾只找足便便與上節以似不能言找足恂恂如一

例看然或以便便言則疑於不謹而又唯謹此間似有一

拆不比上節兩句直下矣不知聖人之言本無不謹只就

他無害於謹處見便便之極○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

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或問小註合兩段看方見聖人全體

詞氣似不能言於恂恂內見之唯謹於便便內見之援上

節似先貌而後言下節似先言而後貌實則說貌本已該

言說言便自有貌拆看不得但以爲互文猶淺○厚齋馮

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

詠文王曰穆穆尊尊離離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

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粹然於言辭之表見之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白反誾魚

反巾

此君未視朝時也。

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

言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

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

謂守理義而無所回

屈闇闇和悅而諍也

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語類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

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義亦如此。○問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

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

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又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

之正。○或問此其先下大夫次上大夫而後及君何也曰由卑以及尊也

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

蹶子六反蹶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蹶蹶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軒

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愚按節首以朝字提頭專主在朝言為得。慶源輔氏曰蹶蹶二字

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蹶蹶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

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輯語蹶蹶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

矣與與從蹶蹶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按蹶蹶是敬之至却又威儀中適如此此其所以為恭而安

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

上接下之不同也

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

一於齊稟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蒙引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為上而上下大夫

俱為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愚按分作兩條。只合分上節接下下節事上。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

命故也。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鄭註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儀禮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慶源輔氏曰擯人主使之接賓。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愚按聖人聞君命。敬心固愈至。而邦交之禮。至諸侯相為賓。蓋尤禮之大者。此其所以聞召使擯。肅乎恐不能勝在。而不覺頓改常容也。○精義楊氏曰色勃如變色而作也。君召使擯。以禮相其事。故變色而作。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躩如也。遯也。○語類問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

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

五人。以次傳命。或問小註周禮行人。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

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闌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闌東南。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迺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介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

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

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右其手，稽整貌。語類：揖左人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

擯者中擯也，揖者揖而傳之以命。蓋只是拱起手而以命

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僚，同

為擯者也。若未擯傳之未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此節重

在衣前後稽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凡為中擯者皆

然。翼註：稽如云者，非徒以其衣之整而美觀也。其指趣

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揖左人傳君命而出，然轉身

身向左則背君，故但左其手，揖右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

向右則背賓，故但右其手，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稽如整

齊。稽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或問：稽如之說，洪氏以謂非心平體正，敏給安詳者不能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蒙引：主延賓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說統揖與立而稽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條辨：不難其翼如，難其趨而翼如。疾趨之中，自見端好之度，方見非從容中禮者不能。張言開張而手不貼身也。拱言高拱而手下垂也。鳥必兩翼以翼如形之，正見聖人兩手端好，無偏倚高下之失。所以為難，他人即張拱當疾趨時，亦未必能端好，不但手易散，臂易掉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邢疏：按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

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語類：問賓不

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

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紓緩也。解也。蒙引：此蓋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也。此一節記孔子

為君擯相之容

勉齋黃氏曰色勃足履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

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八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精義尹氏曰入公門曲身

其身如無所容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渺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小心而謹慎可知矣

條辨數鞠躬如也各自不同此言方入公門便曲身而行乃敬君之始如不容三字緊連讀正形容其鞠躬之狀

天子有五門自外而內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雉門擬應門故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

門此他國所無也然但擬其制而已亦不敢僭稱臯應之名○天子外朝在臯門內其第四重門曰應門治朝在焉諸侯則外朝在庫門內雉門乃第二重門治朝在焉若燕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矣○此為入門之始則所入乃庫門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

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

行履闕則不恪

邢疏中門謂棖闕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

不政當之而立也履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也○語類棖如今衮頭相似闕當中棖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拚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棖闕之間為君位○問或問謂門之

左右屏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闕屏之兩旁有
 棖也○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棖是太門兩旁
 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屏相合之處又有一木
 常設而不動東西兩屏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
 東屏為左入則以西屏為左士大夫出入則皆由右出則以
 出以闕西為右入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當棖闕
 之中但挨闕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
 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按饒說與語類異○精言禮
 惟兩君相見雙屏俱啟賓入西屏之中門主人東屏之中
 門餘則左屏常闔雖聘客至亦由右屏玉藻所云公事自
 闕西私事自闕東者公事是行聘享之禮奉君命而行用
 賓禮也故自闕西私事是行私覲之禮不以君命行事用
 臣禮也故自闕東出入皆由右屏自闕西固不敢當尊自
 闕東但稍東近闕終不敢當棖闕之中所以謂賓入不中
 門也左屏常闔君出入皆由右屏明矣按賓禮如是則臣
 禮可知此正發明語類意所謂左右朱子謂自內出而言
 非如饒說以出入互分左右也○存疑出入不由中門禮

也聖人不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耳蓋立是未出
 入之時常人多忽畧而聖人獨不然所以為聖人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

謂宁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公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

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

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宗○語類問人君宁立之處曰

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

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

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屏
 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
 也又曰門屏之間周禮所謂外朝也○雙峯饒氏曰天子
 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
 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
 屏其屏在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

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愚按由庫門而進谷辰之前則此當為君之外朝周禮所謂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則三槐九棘左嘉石右肺石致萬民而詢焉者也非有大故君不常御故其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位常虛饒氏以為治朝非是

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精義謝氏曰過位與見君之几杖則

起義同。條辨此條三樣形容全要在過字上想出蓋位雖虛位一過便如見君常人所忽而聖人謹之位虛而敬

君之心自不虛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

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

肅也。采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與胡氏曰古者君臣

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費而已笏則指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

備費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愚按庫門之內過外朝自此當入雉門不書省文也其

為視庫門可知也從雉門入則為治朝侯國堂高七尺階七等君日御此以嚮明聽治卿大夫士亦日以此奏復逆

焉君威咫尺於是將為堂下之拜君辭之乃兩手握衣去齊尺歷階而升鞠躬如不勝衣此亦升堂之常儀且夫子

自入門以來固已鞠躬如矣此復作一提掇者一以形其攝齊之敬一以見其屏氣似不息之難。集解攝齊則氣

疎鞠躬則氣俯此屏氣之所為尤不易也。精義謝氏曰心肅則氣自屏於此可以體敬之理。或問小註鼻息出

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然。注武曹曰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為外朝雉門之內為治朝路門之內為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

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至所謂燕朝者。玉藻則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路寢。即燕朝。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或誤以過位為治朝。而以升堂為路寢之外朝。按集註君之虛位。若以此為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况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為最外之外朝。則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為治朝無疑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

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愚按自治朝更進則路門以內

於是朝焉者也。無故則羣臣不得入。故自治朝升拜之禮。既成。迺自堂而出。歷階而降。始自一等。見其顏色之逞。怡

怡如。則其未降階而不能遽逞。與夫自此至沒階。其以漸而逞。皆可也。而沒階則趨趨則翼如。玉藻濟濟翔翔朝

廷之行容也。復位蹶蹶敬之餘也。語類衆人到末梢便撒

敬。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箇。按復位有云復其外朝之班

位。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孔子於

魯嘗為司寇。攝相事。其位當在是前。此朝士帥其屬以鞭

呼趨。且辟禁慢朝者。此意未忘於心。故猶蹶蹶如也。餘敬

也。集註敬之餘。正與首條敬之至相應。又按何吧瞻駁之

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室列

在治朝之堂下。本文復其位連上沒階趨以為交固降階

命吾集注本義匪參

鄉黨

敦復堂

即是則復位當即在是又司士掌朝儀之位其下云王入內朝皆退鄭註反其官府治處也其文不繫朝士所掌之下而繫於司士則非退而遠之外朝明矣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可參考也唐荆川文云自堂下之位而攝齊以升於堂上後云由是而復其堂下之位則又仰瞻堂上君實臨之以此為敬之餘於情理

較合。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說統此章以出入二過位升堂三節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始終只是一箇敬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

如有循勝平聲踏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太宗伯

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

圭九寸纁藉九寸諸侯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註纁以織組而成藻飾所以藉玉長與圭同。春官典瑞桓圭信圭躬圭纁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玉諸侯相見亦如之。就而也。禮郊特牲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或問所謂命圭者何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為瑞節。按聘禮君朝服南面揖使者命賈人啟積取圭以授宰宰執圭屈纁轉授使者使乃受圭垂纁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按此在本國受命之始。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納賓賓入門左北面西上至於階公升二等賓升西塾擯者退賓致命公左還北嚮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按此至鄰國行聘之時在我國稱使自他國稱賓賓即使也。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註玉即圭也賓迎於門外升自西階南面受圭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

昨階東註欲親見賈人藏之也按此既聘之後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上如

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爾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

平衡大夫則綏之上則提之○文集問既曰平衡而又有

上下莫不手與心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高下但高不

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或問禮有平衡之說而

左氏記子貢譏哀公邾子執玉高卑容有俛仰故戰色戰

以此但為奉之平衡不高不卑之意於義為安而色懼也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

如緣物也禮玉藻執圭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踳踳足後

踏踏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

踏踏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集解執

圭節是在所往聘之國而將見其君時如此通是假借形

容語乃執圭而行之敬也

而行之敬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

以錦琥以繡璜以繡此六者以和諸侯之好○聘禮賓

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於夫人用璋享用

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語類問聘享之禮曰正行

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退還享是

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

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

幣與馬皆陳之於庭故曰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

滿容聘禮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語類問儀禮謂

衆介北面陰焉註踳踳謂容貌舒揚

鄉黨

發氣滿容何故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語類享禮乃其君之禮私覲則聘使亦有私

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或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行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為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禮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覲。註覲見也公事畢而請覲是欲交其歡敬。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其君也。註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私覲乃使臣既以君命享而復自將已意故其和有加然非必如享有圭璧庭實但以其土之。此下節記孔子為君所宜或家之所有以為贄而已。

聘於鄰國之禮也

按通節聘為主享與覲皆聘中事方聘則專於敬將君命也既聘則漸以和達君意也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愚謂執圭之為敬自不待言享禮則敬而將之以和私覲則和而一本於敬。臯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

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親

記烏得而疑之條辨使擯執圭兩條其容色多係從旁摹擬不似聖人教人語臯氏說亦朱子存疑之意不必深泥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古暗反。君子謂孔子。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謂孔子即孔子何不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眾人合依底故間稱君紺深青揚赤色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齊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邢疏：緌，玄色。緌，

淺絳色。飾者，領緣也。緌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齊服，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又曰：說文云：緌，帛深青，揚赤色，是緌為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盛色。語類揚浮也。緌似而今深底鴉青色。問：緌以飾練服，緌是絳色。練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蒙引：此謂不以齊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或問：青赤黃白黑五方之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黃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

合而成騮，此五方之間色也。集解：閒色不正是正疏。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則因於閒色中獨舉紅紫而言。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

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

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絺綌之屬，感暑者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精義：范氏曰：絺綌所以當暑，必表者，為其褻也。絺綌出於表，表不可以親膚也。古之為衣，不為觀美，或取其適於體，表而出之，是也。或欲其便於事，褻裘長短，右袂是也。精言：暑宜絺綌，從其時也。絺綌宜衫，有定制也。必表而出，則聖人之敬也。着眼在

字一必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

邢疏緇衣羔裘者朝服也按詩鄭風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

風羔裘道遙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羔裘豹祛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

又按周禮司裘掌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

服是緇衣羔裘麕鹿子色白邢疏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按聘禮疏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設

麕裘但君之麕裘以麕為裘臣則不敢純如君用素衣裼使臣用絞衣裼然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

以同裼乎絞蒼黃色非可稱麕狐色黃邢疏此大蜡息民色也故以素衣為正○麕同麕狐色黃之祭服人君以歲

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

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

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

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息民大蜡同月故連言之

按此則時解竟以屬之蜡祭者非是郊特牲云黃衣黃冠

而祭息田夫也註云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玉藻狐裘黃

衣以裼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衣以裼裘欲其相稱玉藻不

臘先祖之服也臘謂臘祭衣以裼裘欲其相稱文飾也

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按充美謂加全

衣揜襲覆蓋其美見美謂加單衣如祖裼以開露其美如

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至行享之

時主於文故裼裘此即不文飾不裼之義也○精義范氏

日衣所以裼裘故其色必如之德之內外相稱亦然也○

集解著裘時不欲其文之太著必加單衣於裘上以裼之

然又欲其色之稱故羔裘色黑裼以緇衣麕裘狐裘亦然

○視朝常服用黑以見入臣北面之義聘享尚潔用白以

見精白承休之意臘祭尚土用黃以見黃冠野服之風禮

日表裘不入公門此三句之為裘在內衣在外無疑也

敦復堂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義府褻裘私居之服便無定式而長短可以意為故

可長則長不嫌其侈取其溫也可短則短不惟其稱惟其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其半蓋以覆足

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

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

從矣

條辨按必有二字便知非常用之衣而文法與後必有明衣相類錯簡何疑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厚齋馮氏曰幽詩云二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

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鱗璣之屬亦皆佩也

精義范氏曰行禮吉凶不雜是

故去喪凡所當佩者無不佩禮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孤

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許氏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古之

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衝下有雙璜中有瑀瑀下有衝

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瓊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

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

樂忠信道德之備玉聲鏘然鳴非僻之心無自入此德佩

也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乃璣小璣金燧右

佩玦捍管籥大璣木燧

此事佩也德佩所以比德事佩所

敦復堂

敦復堂

以備用無所不佩中便含養成才德之義惟居喪不佩去喪則無所不佩矣按紛悅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力及礪石也小觶太觶解大小結象骨為之金燧取火於石木燧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彊遣刀鞞也

非惟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

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集解朝祭法服取其方正

故裳用正幅如帷上下齊濶猶今之裘然襞積是今之衣摺人身要小故於要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要也殺者斜裁其縫而倒合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要而有縫也殺則無襞積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集註要半下用深衣要縫半下語齊倍要用玉藻縫齊倍要語二句互相足謂要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要也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濶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也○

帷裳有事於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不容於殺自此而外無不殺者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祭之服可見尊尊親親之心非為省費而已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邢疏吉凶異服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

者有哀素之心言哀痛無飾也○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邢疏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

謂朔日朝服皮弁服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精義范氏曰既告老猶月朝於君也月朝於敦復堂

君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南軒張氏曰孔子在魯致仕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蒙引若不是致仕時則吉月而朝自是常禮焉用記○條辨此因衣服之制而類記之致仕之時人多不朝然未有朝而不以朝服者也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

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上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四書通此以前記夫子之容貌此以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

之而如字僅一見焉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禠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陳氏

用之日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論語測齊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所以明其體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布素也致齊素之心也齊何以變食也潔其氣以潔其心也居何以遷坐也易其身以易其心也一其精氣心志以交於神明也其諸夫子所以慎齊乎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語類問變食謂不飲酒而今之致齊

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又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

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已哉○義府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亦必變而違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不飲酒不茹葷則又恐精神昏散而戒之亦變食之一節耳○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

常以盡敬。精義范氏曰：記日齊者必致其精明之道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聖人所以交神明者皆在於此。易曰：觀盥而不薦，亦致潔而已矣。饗於鬼神在已之誠，不在於俎豆牲牲也。君子祭則受福，無他焉，惟其誠而已。○條辨曰：明衣曰寢衣，則所以潔其體者，不以晝夜殊矣。日變食，日遷坐，則所以謹其食息之間者，至矣。蓋齊既為齊，不齊以致其齊之事，在聖人非必有不齊而聖人之心固自必有以致其齊耳。四必字宜著眼。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

說文：糲米一斛，舂九斗為鑿。鑿與繫同。又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異矣。語類問：精鑿也。曰：是插教那米白著。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

按語：本少儀鄭註：聶之為言，聶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郊特牲：孔疏先牒而大，嚮切之，然後報切之。報切之者，再橫切也。又少儀云：臠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薤，實諸醢，以柔之。按：牛羊與魚之膾，其制亦如是。惟細

則蔥薤之氣易入，而醢醢之味亦易入。內則食精則能養大者為軒，細者為膾。此膾之所以宜於細也。

入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為窮口腹之欲矣。○輯語：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於形容聖人處。喫飯著衣，聖人亦如常人耳。一著推求，便為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知味。貪夫講究，畸人矯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糞反。餲鳥邁反。飪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邢疏：孔曰：饘，餲臭味變。爾雅釋器：食饘謂之餲。郭璞注：飯饘臭。

說文：饘，飯傷熱也。字林：饘，飯傷熱濕也。按：饘餲二字，前人頗不甚別。集註分熱濕貼饘味變，貼餲當是始則水火之

節不調既傷於熱濕是為饑。繼又置之非所以致。魚爛失其味。餓而且臭。是為餓。觀本文以而字貫下。可見魚爛曰餒。肉腐曰敗。邢疏釋器云魚謂之餒。肉謂之敗。郭注餒也。其自云奈何魚爛而亡也。註梁君隆刑峻法。百姓一且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也。說文敗毀也。兵陣外破曰敗。肉謂之敗者。腐自外入也。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言不特餒變亦不食也。或不專指魚肉言亦可。既須烹調則宜。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或問王制於生者自少。未成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此熟之類。○達說失。任是人事失宜。不時是天時未足。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原旨食之精。膾之細。膏梁者之所欲也。食餒肉敗以至失。任不時饑渴者之所不擇。而夫子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

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

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

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語類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

才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不可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不得其醬。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醬。芥醬之類。○醬非如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精義謝氏曰。膳食之宜。貴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君子之食。放焉醢醢之美。調以滑甘。皆貴和之。蓋古人欲心則寡。而衛生之道則盡矣。○雙峯饒氏

日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精言有烹時所加之醬如濡雞醢醬濡魚卵醬等類是也。○按此照邢疏分析極清汪鈍翁文一言醬醢醬等類是也。按此照邢疏分析極清汪鈍翁文一言醬之登乎俎豆一言醬之調於鼎釜最合但後先不免倒置且此就食時言自當以食時所用之醬為主亦宜清出。○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饗。註醬謂醢醢也。太約古人醢醢鹽梅等類皆謂之醬。儀禮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註以其為饌本也。可見古人於醬極重大約取其相宜其間亦或有相制者如內則春宜羔豚膳膏薺一條為羔豚得春氣太盛故膳用休廢之脂膏以節其氣則用醬中亦必有相制意但饒氏謂其不得則有害恐非。註義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北山陳氏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

氣勝便滯穀氣穀氣勝便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酒以為人合歡

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

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承上說來言肉固不使勝食氣矣惟酒以合歡則不為限量以盡賓主之情但不及亂耳愚按正惟無量而自不及亂所以為盛德之至此間若多作一折便非所以語聖人。○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疑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繼之以為節三字而以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以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為限量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

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邢疏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按註義兩層自是重不精潔然却側向傷人上故云與不嘗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朱子詠薑詩曰薑云能損心此

朝徹自註云本草薑味辛微温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按丙則云檀梨薑桂又曰屑

桂與薑以灑諸上是薑為庶羞之所必用者夫子之不撤亦不必有心也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按適可而止才適可便自止聖人自無貪心○不必粘薑食說○慶源輔

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精義楊氏曰先王於食有數所以治未病也而君子之食常放焉故其所慎者如此至於疾而後用鑿則未矣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

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

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南軒

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內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易。非專神之道也。或問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言其所以然者為此耳。精言公胙不宿固是重君恩。但君胙之來已在三日內。過此便不可食。故家之祭肉可少緩。君胙必不可緩也。不宿肉不出三日照註皆以願賜言。

按此下三節皆因飲食之節而類記之。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或問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也。義府語由人

先發言由已先發不語雖人說起且不與語不言雖有人同室亦不自發言。范氏曰聖人存心

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精義尹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

靜默非言時。翼註不語不言只重存心不他此皆聖心之純一而養生亦在其中矣。蒙引食謂正含哺時非必終食都不語。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邢楊疏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

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

之也亦通。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

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

敬聖人之誠也。精義楊氏曰飲食必有祭飯稻粱則祭先

之祭必見其所祭者故雖蔬食菜羹之薄必齊如也。君子於一飲食之微不忘其自况其大者乎。尹氏曰飲食必

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本廢敬。或問瓜之為必何也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蒙引若作瓜字則在菜羹之內矣必字為是。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愚按禮始諸飲食綴此條於飲食之節之末乃見聖人謹於飲食之源流而以禮節之所為味以行氣氣以實志順性命之理盡仁孝之忱養身養德其道益莫先於此。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精義伊川

曰君子無非正也以正養其外所以養其內也。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四書通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葉氏少蘊曰席南嚮北嚮以西方為上東嚮西嚮以南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按此亦推類言之自是聖人所不苟然本處正義只合就尋常居處間見得聖人心安於正雖偶有小不正之物自到不得面前不必遽說至南嚮北嚮側席專席與雖小不處意轉鬆。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禮王制五

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六十杖於朝九十者
 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精義范氏曰鄉黨以
 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所以教民睦也。故鄉人飲酒無有
 早暮惟杖者出斯出矣。○義府鄉黨尚齒其飲酒之禮視
 杖者以為節斯字重使未出而先則非徐行之道既出而
 後又非隨行之道矣。○按此飲酒是鄉人合聚飲酒不過
 歲時伏臘之常若鄉飲酒禮拜
 賓序門典至隆重不宜牽合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自玄衣朱裳執

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阼階東階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耳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

誠敬也精義伊川曰鄉人儺者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則至誠作威嚴以驅之也楊氏曰不

誠則無物無物則無儺可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豈苟然哉為之其必有物也故雖鄉人之所為必朝服而立於阼階亦致其誠敬而已。○蒙引鄉人非士大夫也儺非太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為可忽矣孔子以為鄉人為我儺我主人也可不敬乎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朝服敬也。○義府儺之禮見於周官則王制也故聖人不廢既不廢則可不盡其誠敬矣故朝

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厚齋馬氏曰郊特牲云鄉人禘其達陽氣故禘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

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禘儺通稱也儺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儺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按禘音陽與禘異孔疏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語類問

鄉黨 教復堂

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灶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日然一室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怪○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紹聞編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以見

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至謹處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精義范氏曰人雖在遠有問則誠意達焉如親見之故再拜而

送之以致恭也○語類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義府再拜而送非拜使者拜所問之人也使者所以將我命往見其人拜送則如親見其人矣雖睽隔如覲面聖心之誠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

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

在其中矣或問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

不可服而不服者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

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

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龜山又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其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醢以與入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此一節記孔子與

入交之誠意集解上節不以入遠而廢敬於拜送上見其誠下節不以不飲而虛賜於直告上見其誠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入賤畜理當

如此邢疏廐焚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或問退朝聞問哉蓋必將有以告者矣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問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義府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

意所能及者門人所所以謹記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

之

食恐或餽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

當以頌賜矣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矣夫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

慎之至耳義府平日席不正不坐至此又正之以為禮焉敬之至也食熟物也先嘗之是不敢虛其賜正席以嘗

之是不敢慢其賜不薦與頌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

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義府於先嘗見逮下之仁於薦之見

奉先之孝於畜之見畜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而其義要皆以敬君為重也撥三必字單看排看互看俱有義在單看者賜以君重也排看者食與腥與生各致其敬也互看者所賜既殊而所處亦異斯以為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抹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

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禮王藻若賜之

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孔疏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

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

臣先食備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為先嘗食之義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孔疏此謂臣侍

君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為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也按此二條言待食之禮君

若客之則命臣祭臣乃祭於是先飯不敢當客禮也若君不見客則君祭而臣不祭亦不先飯今夫子侍食君已祭

矣未嘗命夫子祭而夫子猶自先飯蓋以臣之侍君本當致敬不必待以客禮而始然其視常禮益加謹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

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邢疏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

遷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卧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

大帶於上是禮也○謂類玉藻云居常東戶寢常東首常時自多東首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鄉請在何

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雙峯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

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精義尹氏曰不俟駕急趨命也亦父召無諾之意○或問

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耳按此與孟子言孔子當仕有官職而

命語集注卷十 鄉黨 疾 敦復堂

以其官召之義別然亦可參。○義府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此看禮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為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為過儀文逐敬而移因心而制豈有常乎。○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徐思曠曰此章書節有禮字在按聖人朝常太禮已見入公門節此節只就君前飲食起居無往不敬不以常變而有殊乃益見聖人中禮之妙正記者善觀聖人處。

○入太廟毋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殯

禮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

於我乎殯按此猶以賓客言若朋友則於義益篤矣。○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交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入莫知所處而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語類問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遊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着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却是曲意狗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

祖考同於已親也。條辨車馬雖重自聖人視之不過財物之類耳人惟重財乃重車馬聖人只見得通財為朋友之當然無可拜處若祭肉雖微聖人見祭肉便如見其所祭之祖考安得不拜拜其祖考非拜祭肉也按非祭肉不拜只重不拜上曰祭肉則拜正以形車馬之不拜也集註敬其祖考同於已親看是說所以拜之故却正說所以非此不拜之故言車馬 ○此一節記孔子交則他物可知矣賓主須認得分明

朋友之義。四書通朋友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

申天夫是也。

精義伊川曰寢不尸無不敬也謝氏曰寢雖舒布其四體然無縱不收斂之慢楊氏曰昔

之論養生者以為睡則欲蹴覺則欲舒引孔子不尸卧為証理或然也或問以為此亦旁支之小義○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皆非養心之道○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天夫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

南軒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類數者

○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蒙引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廣坐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

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有爵而不敢忽也於警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愚按狎以人言喪以地言見齊衰是其人狎有非常之變故人雖狎而必為之改容若冕者警者兩種人原非可狎故就燕見之地言餘見前篇雖衰必以貌洪氏概以素所親比言尚混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邢疏古者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

式為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

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

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紹聞編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平

時也凶服者式之在車時也聖人之哀有喪如此○漢書王者以民為天集註引用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正極言民數之當重也夫子之式意固如是而或者以夫子車中勞勞意在得位治民故見負版而式殊非本義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精義范氏曰盛饌為已設則必敬主人之禮變色而作者至敬之節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

○新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夷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按禮有在於盛饌之中者主人備物以致敬夫子敬其饌實即敬其禮禮有在於盛饌之外者饌盛而致敬之意益無以名言其盛夫子敬其禮非以敬其饌條辨云有字中具有情文故必字中兼應內外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精義：尹氏曰：畏天

存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蓋此意也。○語類問記云：云看來不如是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

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時，無相妨。曰：有事也。只得

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家，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

何可已哉。○蒙引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必變，非聖人爲所驚惶而失次也。○義府：聖人

即天變，聖人安得不變。舜烈風雷雨不迷，見○此一節，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

記孔子容貌之變。近語變也者，只是不失吾常而已。若失

必至於失已，失入狎衆，喪天矣。非聖人自然之容貌也。○按變處只是一敬字作骨，故變而不失其常，但在聖人分上。

須識得他自然中節處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

出就車，僕并轡授綏。孔疏：取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

衣畢，取副綏而升也。并轡授綏者，謂以大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又云：凡僕人之

禮，必授人綏者，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

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

見於此也。文集：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綏，取貳綏以先升。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存

疑：重在正立，不容不執綏。輔氏謂：執綏則不忘有事，非是。升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義府：正立執綏，一直說

重在立上蓋人之升車孰不執綏以升其執綏而未升也孰不立以執之是立以執綏者人所同而正立以執綏者則夫子之所獨然執綏便欲升車矣其亦不過暫時耳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曲禮車效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孔疏車輪一轉為雋輪高六尺圍三徑一每雋一丈八尺五雋則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若轉頭則不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或問車中之容禮之所以如此者為惑人心也聖人則非必為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適而中節得之矣范氏知其非止為惑入則善而以為以禮自防故視必以禮則亦非所以語聖人也說統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他日容端口容靜手容恭說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

言本指愚按讀鄉黨書皆宜作是觀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升車記初乘時車中記在車時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然上節正立是方升未升時說約謂執綏已指在車不但言方升非是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

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精義明道曰色斯舉矣不

處又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居凡事必詳審也尹氏曰聖人難進易退見幾而作此其常也○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侯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入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

會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按斯矣字而後字然此都隱藏得時字在裏只將色字翔字畧一小頓便見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止不知為何人之言下不知為何事而發故以為有闕文也○愚按記者懸空立此二語是先經起義法觀下文子路之共雌雉之作分明為色斯舉矣寫照至於未作之時便是集既作之頃便是翔方其集也夫子所以有山梁之感也及其既翔雖聖者亦惡乎知其所至哉首二句驀然突喝與下節正在即離斷續間使人自會邢疏竟以為此言孔子審去就未免死於句下然必云上下有闕文恐亦非記者微指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

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按此采邢疏殊

乏聊備一說耳晁氏曰石經嗅作曼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

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爾雅鳥曰臭邢疏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搖動者各臭按此

與晁說義畧同為可從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

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董氏曰共

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為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夫子平日正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可見容厄於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反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義府時哉不是飲啄得其時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子路因夫子之歎起而共

立原非有心。而雉遂長鳴而作。故引之以為色舉。翔集之證。○說統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觸機有感。寓言自歎。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忘。雖指顧歎息而飲啄自如。所謂至人入鳥不亂行者也。一見子路向之。遂驚鳴遠逝。則所謂翔舞而不下者耳。此等自有天機存焉。不知所以。而然門人就目前拈出。以明夫子為聖之時。而後人以為淺事也。○愚按夫子為聖之時。鄉黨一篇。本自散散說來。節節藏一。時字到此結穴。却不與明言。只就夫子歎山雉之時點出。識得破時時哉。時哉。分明是夫子自道。然却須會得大易及象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乃見聖人全體。或但以沉幾遠害為言。便小覷了。時字任說得高深玄妙。只是黃老家言。與聖人分上無涉。故須熟精鄉黨全篇觸處無非德盛禮恭。從容中道。這時字方見得真道得實。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

